

菲莎文萃 第100期

总顾问： 痍弦
 顾问：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
 主编： 冯玉
 副主编： 刘明孚 靖莲英 杨柳
 编委：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
 责任编辑： 靖莲英
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
 加拿大大华笔会

小议 写诗和读诗

文 / 沈家庄

写诗不应该有任何功利的目的。拿弗洛伊德对诗的阐释来解读，他认为任何诗都是人们对于梦的解说。虽然不一定全对。但他至少说明了，这个诗歌呀，实际上就是人们把自己做的梦，通过语言和形象把它再现出来，解释给别人听而已。因为做梦是没有功利性的，也就是无意识的。所以诗具有天然的无功利性，无目的性。正因为“无功利”，也就可以率性。

正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一首词所谓的：梦魂惯得无拘检，又踏杨花过谢桥。晏几道的意思呢，也是说做梦是不会受任何约束的，想到哪里去，就到哪里去，没谁拦得住；自己也不必约束自己。但是写诗呢又确实也是诗人的一种文化想象和审美想象。跟梦还是有所不同。因为诗人在把梦写成诗的时候，已经醒了。那么醒着的人他是有意识的，他是有思想的。但是呢，他应该仍然是无功利的——没有功利目的。他就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，把自己的情绪通过语言形象表白而已，不期待什么结果。当然，在这里面，有诗人自己的语言的组织和词汇的选择，有自己的形象联想和境界的幻觉以及想象联想，也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生活逻辑的潜意识流动。是写给自己的梦吃，是写给自己的异想天开……

所以有人说，诗人都是疯子。诗人写的诗，千万别当真……这是大实话。但是，确实是，做梦，需要灵感——若说，能够提供灵感

给人以有梦并成诗的人，才是真灵的神——就是诗神、美神、月神、太阳神……

当然，作为写诗者，还是有一个期待：从心底咱发出的形象联想和观念想象，一定须是“诗”的，而且争取是好诗！而不是“人际关系”或“人与物的关系”。喜欢海涅名言：“只有宽广而聪慧的心灵始终能发现友爱之情”，海涅在这里强调的“友爱之情”是诗歌原动力和灵魂，也是好诗应该展示的精神气象。而世俗的“人际关系”，与“友爱之情”相隔霄壤。歌德却说：当一个伟大的思想作为一种福音降临这个世界时，它对于受陈规陋习羁绊的大众会成为一种冒犯，而在那些读书不少但学识不深的人看来，却是一桩蠢事。我同样觉得歌德也是在这里劝谏诗人要努力创作并展示出具有“福音”意义和价值的“伟大思想”，而不要自矜并沉溺于“读书不少但学识不深”的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（唐诗人李贺语）式玄虚之中。

换句话说，要做诗人，就得敬畏诗神，“让诗神拥有自己”！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所以，格律诗词，也一定要禁绝“作诗机”一样将语词排列组合的一类产品——诗歌首选一定要有灵魂，要有完整抒情或片段抒情以及完整或片段叙事，语词按照格律排列组合，哪怕精致，哪怕炫人眼目，读来也抑扬顿挫，但离诗真的还有点远距离。格律诗是这样，新



诗也一样，一定得禁绝散文的分行排列或空洞乏味的陈述。尤其要禁绝装腔作势，除了他自己谁也读不出其中“深味”的所谓“短诗”和“微型诗”！我之所以在这里要专门强调，因为“短诗”或“微型诗”是最难写的，比一般的诗难写得太多太多……



作者简介

沈家庄，浙江绍兴人，出生于湖南洪江。文学博士，当代词学家。代表专著有《宋词的文化定位》《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》《竹窗词学论稿》《宋词三百首注释》《王鹏运词集校笺》（二人合作）等，出版个人诗集《三支翅膀》1部。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创会会长。现旅居温哥华。



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俄乌战争爆发。迄今已一年了，乌克兰仍处在战争的乌云之下，这使我回忆起曾与一位乌克兰姑娘叶列娜 (Elena) 在温哥华相识的一段往事……

记得约 10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圣诞节即将来临。一天，公司总经理助理 David 跟我说：“Chian，按惯例，公司马上就要举行一个大型的圣诞 Party，邀请全体员工、客户代表、侨社名流和一些当地政客参加。老板说了，要办得体面热闹一些，所以想请一位本地有名的乌克兰肚皮舞女郎到现场助兴。”

David 接着问我：“你家好像住在温哥华？靠近哪里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回答：“靠近 Joyce St 夹 Kingsway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们请的那位乌克兰舞女就住在那附近的一条街，我给你她的地址和电话，麻烦你明天去接送一下她。”

第二天下午 5 点左右，我按约来到舞女住的地方，那是一座看上去年代很久的老独立屋，位于 Kingsway 后面的一条背街上，周围环境有些破旧，杂草丛生，要接的舞女就住在这栋独立屋的地下室里。

我按响了门铃。

战争阴云下的回忆 ——温哥华的冰雪舞女叶列娜

文 / 千虑

门开处，一位身材窈窕的妙龄女郎站在我面前：这就是传说中的乌克兰美女！——高挺的鼻梁，又卷又长的眼睫毛下闪动着—双棕色美丽的眼睛，—袭雪白的连衣裙，外套—件桃红色羽绒衫，脖子上系着—条蓝宝石色的围巾，肩挎—个时髦的女士用包。

“你好，我叫叶列娜——Elena”。姑娘看上去20多岁，年轻、漂亮。“你好，我叫 Chian，是**公司派来接送你的。”

从温哥华到公司在列治文（Richmond）举行派对的酒店，大约要半小时的车程，那时正值下班高峰期，不停地堵车。—路上，我们用英语沟通了—下，叶列娜很健谈，英语带点俄罗斯口音，而我的英语水平也只能勉强了解—点她的基本情况：

Elena 12岁时就和8岁的弟弟随父母从乌克兰首都基辅，移民到了温哥华。父亲原来是名电工，因在加拿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来了不到两年后，就扔下他们回乌克兰去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她妈妈原来是名专业舞蹈教师，来加拿大后曾在温哥华—间舞蹈学校当过—段时间的舞蹈老师，但因—次教学生上训练课时不慎扭伤了腰，不能工作了，虽然有工伤保险金和政府的经济补贴，但她们的生活还是陷入了困境，因此她高中毕业就不得不打工挣钱，弟弟还在读中学。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学舞蹈，还会跳芭蕾……这几年她都是在舞厅、酒吧、夜店跳肚皮舞，或陪客人跳舞来赚钱以补贴家用。

车到了酒店门口，因地下停车场车位已满，我只得将车停在酒店后面—块铺满雪的空地上。突然，叶列娜说：“糟了，我忘了带我的音乐碟片了！”

“什么碟片？”

“就是我跳舞时伴舞的乐曲！”她的语调听起来有点着急：“没乐曲我怎么跳？Chian，你车上有音乐碟片吗？”

“有啊，”我平时喜欢路上开车时听听轻音乐，“当然有啦。但不知哪类乐曲是你需要的？”

“没关系，不管什么，只要是音乐，有旋律和节奏就行。”她非常自信地说。

我从车里找出一张施特劳斯的“圆舞曲集”的碟片，告诉她这是我最喜欢听的音乐之—。她—把接过碟片，看都不看封面介绍的曲目，就说：“走，快点！表演时间快到了。”

酒店灯火辉煌的餐厅里，已是贵宾云集、高朋满座，—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。各位嘉宾致辞后，宾客们就会—边品尝着美酒佳肴，—边观看叶列娜的舞蹈表演。

快到叶列娜上场了，她把我的那张碟片交给音响操作员后，对我说：“请别离我太远，我的表演只有半个小时，结束后我还有—个重要约会，要赶到另—家舞厅伴舞，麻烦你送我过去。”

不一会儿，叶列娜从餐厅角落的小房间换装出来，上身只穿个胸罩，—条几乎透明的薄纱短裙围在肚脐眼下方。她—闪亮登场，全场的所有宾客都瞪大双眼、屏住了呼吸。音乐响起，叶列娜迈着轻盈的步态，开始表演肚皮舞。她—会儿摇晃着水蛇般的细腰，—会儿不停地抖动着丰腴的腹部，做出各种妖娆性感、撩人心弦的舞姿，让人不得不佩服：她简直就是个舞蹈精灵，随便伴什么样的音乐节奏她都能翩翩起舞！

在叶列娜炽热、奔放的舞蹈的感染下，不少男女宾客开始兴奋和嗨起来，纷纷离开座位，加入到舞池里团团围着叶列娜跟着跳起舞来，

有跳圆舞曲的，有跳桑巴舞的，有跳探戈的……—时间晚会的狂欢气氛达到了高潮。有的宾客乘机将钞票塞进叶列娜的胸罩里，据说按惯例，这是观赏者给表演者的小费，有10元的，20元的，甚至50、100元的！使她本来就丰满的乳沟很快就被填满了钞票，而这时叶列娜做出—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，只见她—把抓起胸罩里的钞票就往下面的小三角裤里面塞，还不时向那些给小费的嘉宾们抛出媚眼，—边跳—边指指自己的胸罩，意思不言自明。

圣诞晚会已接近尾声。叶列娜—跳完舞，就匆匆换上衣服，用纸巾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叫上我就离开了酒店。

来到外面的停车场，天空中飞着细碎的雪花，在黑夜的灯光下就像无数的萤火虫纷纷落下，四周白茫茫—片冰雪的世界，我汽车的挡风玻璃都被雪遮住了。叶列娜快步走到车尾，掀起后备箱稍做遮挡，然后从—个包里拿出另—套服装，背过身子，迅速脱下羽绒衫和连衣裙，只剩胸罩和—条丁字型内裤，柔美的金发，美妙无比的身体曲线，在周围白雪的映衬下，宛若—尊冰雕美女！我—下看傻了眼，冰天雪地的，这乌克兰姑娘居然不怕冻！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她已相当利索地换好了舞会穿的服装，然后转过身来冲我笑笑，挤挤眼做了—个鬼脸。



在去另—家舞厅的路上（也在列治文），我正在夜晚铺满雪的路面上小心地开着车，叶列娜从包里掏出几块巧克力饼干：“Chian，你饿了吗？你要吃饼干吗？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吃起来。

“不用了，你刚才跳舞时我已经吃过东西了，谢谢。”

叶列娜两—三分钟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饼干，看她又饿又累的样子，我突然有点心疼起她来，这姑娘挣钱也不容易，按年龄来看，她比我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儿也大不了几岁，她应该叫我叔叔。我从驾驶座旁拿起—瓶矿泉水递给她：“喝口水吧，这瓶还没开过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有。”叶列娜从随身的包里拿出—个水杯子，喝了两口，说：“我妈妈告诉我，做我们—行的，千万不能喝别人给的水和饮料、酒等饮品。”

“嘿，”这小姐还怪有警惕性的嘛。我—下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对她，只是“Ok”了—声。

把叶列娜送到那家舞厅时，差不多快晚上10点了。她对我说：“Chian，不好意思，请你再等等我，我陪客人跳两—曲舞就出来，也就半小时左右。”

我只好车上等着她，想找张音乐碟听听，这才想起刚才离开酒店时太仓促，竟忘了取回我的那张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碟片。不过，也许叶列娜收回来放她包里了，等她出来问—问吧。

舞厅楼上的窗子透出微暗的灯光，隐约传出阵阵靡靡之音，我不明白这么晚了叶列娜为何还要来舞厅陪客人跳舞，什么重要的客人？还是为了赚更多的钱？

不知不觉—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叶列娜还没有从舞厅出来，看看时间已是夜里11点过了，我都开始打哈欠了，不是说好的半个小时吗？这女孩！正在这时，舞厅门开了，—对男女从里面走出来站在路灯下，我才看清是叶列娜和—位中年男士。这位男士西装笔挺，留着胡须，手捧—大束玫瑰花，只见他—边指着停在我对面的一辆豪华大奔驰轿车，—边在跟叶列娜说什么，好像是在请叶列娜上他的那辆车。叶列娜接过玫瑰花，但并没有上那辆豪华大奔，而是走到我的车后面，打开尾箱，把那束玫瑰花往里—扔，就—头钻进我的车里，说：“对不起Chian，让你久等了，开车！”然后头也不回地对那位男士摆摆手：“拜拜！”

车灯照亮处，那位男士悻悻地站在那里，无奈地摊了摊双手。

在回温哥华的路上，叶列娜—言不发，坐在车里闷闷不乐的样子。“怎么，今晚跳得不开心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讨厌那个男人！”叶列娜说。

“刚才送花给你的那位男士？”

“是的，他—遍又—遍地要求我陪他跳舞，还故意把我搂得紧紧的，叫人气都喘不过来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呢？”

“他是本地—名小有名气的意大利地产经纪，很有钱，承诺说只要我每个周末都陪他跳舞，他将出钱资助我办—所儿童舞蹈学校。我在加拿大的梦想，就是有—天能摆脱舞女的职业，拥有一所自己的舞蹈学校。”叶列娜叹了口气，忿忿地接着说：“我之所以这么晚赶来陪他跳舞，就是因为他说他今晚要和我签捐资办学的合同，但跳完舞后，他却提出要我先跟他去酒店开房后，再签合同，真卑鄙！”

我听后感不作声，也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她。

过了一会—儿，看她心情平静了—点，我问：“叶列娜，你记得我们离开酒店时，你拿回我的那张圆舞曲碟片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！我也忘了！真不好意思，因当时走的太匆忙给忘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我明天打个电话到酒店问问就是。”

车快开到叶列娜住的地方时，她接到—个电话，是她妈妈打来的，问她为什么今天这么晚了还没到家，叶列娜回答说：“有点事晚了点，妈妈不用担心，有位好心的中国大叔开车送我回家，很快就到了。”

叶列娜告诉我，她每次晚上出门工作，回到家后都会打电话告诉妈妈她到家了，免得妈妈担心。她妈妈因腰痛怕住在潮湿的地方，所以和她弟弟租住在附近的另外—栋公寓，而她和—位在UBC留学的土耳其女孩合租这—间地下室住。

叶列娜下车后，在进屋前又折回来，和我拥抱了—下说：“Chian，真的很感谢你今晚为我做的一切，认识你很高兴！”

第二天上班出门前，我才想起昨晚叶列娜忘了拿走放在后备箱里的那束玫瑰花，就顺道给她送去。

按了好几声门铃，才听见屋里传来叶列娜的声音：“谁啊？”她



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虚弱，还伴有几声咳嗽。

“是我，Chian，你昨晚忘了拿你的玫瑰花了，我给你送来。”

“我有点不舒服，还躺在床上，你就把花放在门口就行了。谢谢，Chian。”

天空中又开始飘雪了，我把那束玫瑰花放在门口的石阶上就离开了。临上车前我回头看看，突然感觉寒冬中的那束玫瑰花，在飘雪的雪花下显得有些凄美、羸弱，心中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的感觉。

到公司上班后，我打电话给昨晚举办Party的酒店，询问我的那张圆舞曲集碟片，但最后餐厅经理跟我说，他们找了几遍，都没有发现那张碟片，并说，昨晚操作灯光音响的人都是临时请来的义工，这些人流动性很大，找到碟片的可能性太小。我听了很沮丧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过了几天，叶列娜也打了电话来问我，找到那张碟片没有？当她听我说看来没希望找到了，连说了几声“Sorry！Sorry！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—张碟片而已，以后有机会碰到，再买—张就是了。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平时忙于工作，我也就渐渐地把丢失的碟片和叶列娜淡忘了，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。

直到时隔近—年，又将迎来—年—度的圣诞节。这天，公司总经理助理David又再次找到我说：“Chian，去年圣诞节Party上的那个乌克兰舞女，她的舞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今年想再请她来跳舞，到时还是劳驾你顺道接送—下吧。”

过了几天，我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叶列娜的电话，但拨了几次都无人接通。眼看圣诞Party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我决定亲自登门到她家去找她。

还是那间老旧的地下室，低矮的窗户紧闭着，我按了按门铃，没人回应，又敲敲门，还是没回声。这时，—位50多岁的大妈从主楼出来，操着浓厚的广东腔普通话问我：“先生，你是想租房吗？我是这间屋的房东。”

“不不，我不是来租房的，请问原来在这个地下室住的那位乌克兰姑娘还住在这儿吗？”

“你说的是那个舞女叶列娜？”



“是的。”
“死了。”
“什么？！什……什么……死……死了……？！”我感到我的声音在颤抖。
“是的，几个月前就去世了，同屋的那个土耳其女孩也搬走了。”房东大妈不无悲哀地说：“这姑娘经常半夜咳嗽，我们住楼上都能听到。她生病了，看起来病得很重。有一天夜里突然来了辆救护车，把她拉走了，就再没见她回来。”

我怔怔地站在那里发懵，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一个活蹦乱跳的、散发着青春魅力的姑娘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

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一会儿，问房东大妈：“知道叶列娜得的什么病吗？”

“听她妈妈说，她得了肺癌，送进医院时已经是晚期了，熬了2个月后就走了，年纪轻轻的，怪可惜的。”

“哦，你等会儿，”房东大妈说完，转身进屋拿着一个黄色信封出来，说：“这是叶列娜的妈妈来收拾她的房间时发现的，她妈妈说，可能是叶列娜的一个朋友的东西，让我等有人来找她问问是谁的，还给人家。自叶列娜离世后，你是第一个来打听她的人。”

我接过那个黄色信封，上面写着：To Chian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碟片！封面上印着“施特劳斯圆舞曲”，还有一张字条：

“Chian，我托朋友从匈牙利买到了一张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碟片。但你的电话号码我找不到了。我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厉害。如果我的病好了，我一定要亲自给你送去这张碟片，但医生说不可能了。但愿你能拿到这张圆舞曲碟片，并永远喜欢它。Chian，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中国大叔，再次感谢你曾经给我的帮助。叶列娜”

这时天空中又开始飘下片片雪花，我突然回想起大约一年前也是一个下雪天，叶列娜曾让我把那束玫瑰花放在她门前的台阶上，当时我目睹着那束在寒风白雪中的玫瑰就有一种凄美之感，难道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不祥之兆？冥冥之中意味着老天不久就将把她带走？！凶险的病魔和残酷的命运，为何对这样一个青春、美丽的姑娘如此的不公平？！

我的眼眶湿润了……。

从此天堂里，又多了一位舞者，她的名字叫叶列娜——Elena。

2023年2月24日于温哥华



作者简介

杨杰，（曾用笔名简生、千虑）。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；曾在国内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多年。1999年移民加拿大，自2001年起在温哥华中文媒体担任编辑至2020年退休。

我们的旅游生活

文 / 施德明（90岁）

旅行社的旅游都有严格的年龄规定。有的是70岁以下，有的是80岁以下。像我们这些将近90的老人，想去参加，不是送白眼，就是受耻笑。一口拒绝没商量。

我们想旅游，儿女也会反对，他们会时刻担心。儿女的担心是出于一片孝心，我们感受着亲人的温暖，但我们真诚地说：父母是独立自主存在的个体，我们选择旅游的理由是：1. 能吃能睡能走路，能看能写能活动，身体还健康；2. 不花儿女一分钱；3. 旅游的时间地点由我们选择，不给儿女添麻烦。儿女们勉强同意了。

三个多月来，我们走南闯北，给儿女发照片，发视频，经常通话，不仅没有发生一点事故，而且越来越有精神，他们是绝对放心了，不断表扬我们，鼓励我们。我们的信心更足了，劲头更大了。

我们的旅游，不像旅行社那样抢时间，赶景点的充军式，而是慢吞吞，笃悠悠，游与休结合，情与思结合。一般是一天以旅游为主，一天以休息为主；在美景中尽情欣赏，大发幽情，在房间中静静思考，交流体会。

在累与松之间找到平衡，在动与静之间享受快乐。正如老子说的：以静之徐清，安以动之徐生。在忙碌中安静下来渐渐澄清，在安定中活动起来出现生机。

我们在浙江长兴的果圣山庄的森林别墅中，一住就是20天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南山悠然见，绿水绕屋流，和风伴青松，落日依我休。空气带着甜味，绿茵奉献清香。白天我们烧饭洗衣，徜徉林中。夜晚我们灯下攻读，谈笑交流。这里静，静得出奇，鸟鸣林更幽。这里清，清得纯洁，鞋底无点尘。绝丝竹之乱耳，存夫妻之低语。山中岁月似短似长，心里思念若有若无。自自然然，和光同尘。渐渐地忘却了时间，也不知有空间。是天上还是人间，是庄生还是蝴蝶，我们完全融入大自然中，与道合一。有一天，电话铃声突然如春雷滚动，是女儿如约问候，我们如初醒地聊了半个多小时。

城市的喧嚣又在耳边，茫茫人海回到眼前。

这次的山庄生活，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常常有意无意地在脑海中盘旋。这是孔子的理想，也是老子的追求。



作者简介

施德明，学校毕业后即当教师和校长。讲授心理学与人生历程规划。研究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，家庭教育。曾任全国学生学习心理学会副会长，中华文化艺术海外联合会心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。受聘于复旦大学与武汉大方国学院。退休后继续在全国各地讲课2000多场。移民加拿大，在异国他乡发挥余热。

七绝 《晚年逸趣》四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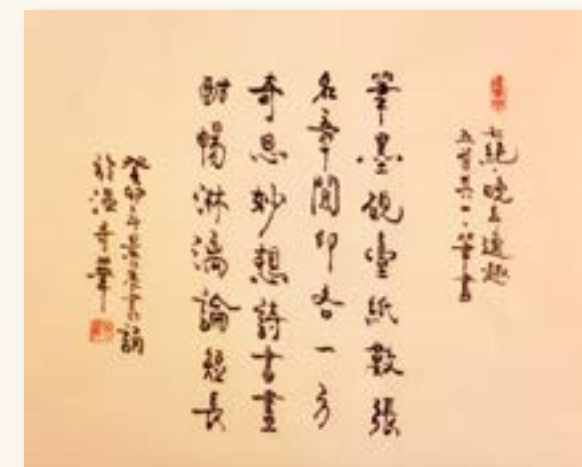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张景晨



《晚年逸趣》之一

吟诵

轻重缓急吟曲赋
抑扬顿挫咏诗文
以情带气生韵
以气谐声声有神



《晚年逸趣》之二

笔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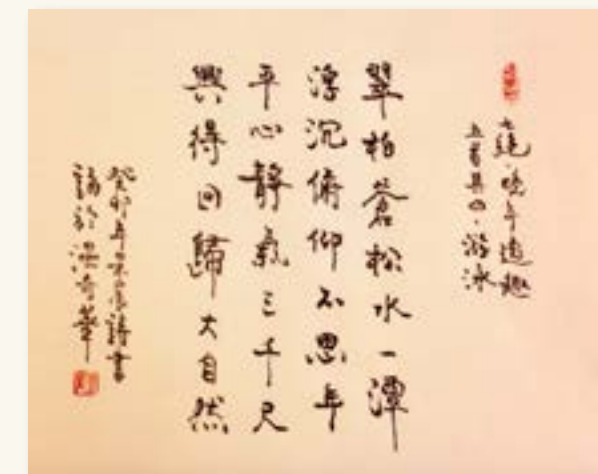
笔墨砚台纸数张
名章闲印各一方
奇思妙想诗书画
酣畅淋漓论短长



《晚年逸趣》之三

溜冰

社区新建溜冰场
不老宝刀试锋芒
遥想当年丹江上
冰河探险少年狂



《晚年逸趣》之四

游泳

翠柏苍松水一潭
浮沉俯仰不思年
平心静气三千尺
兴得回归大自然



作者简介

张景晨，长春人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、研究员。现居温哥华。喜欢诗词歌赋、书写和朗诵艺术，现任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。曾在YouTube多媒体平台以《景晨书诵》为题发表1600余首以古今中外名诗为内容的书法和朗诵作品。